

等了千年被发现,再等多久被看见?

# 简牍“排队”保护难点聚焦

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张格 袁慧晶 喻珮

简牍,取材竹木,是纸张面世之前记录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发现超过30万枚简牍。

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简牍,出土后有的字迹氧化辨识不清,有的呈现为糟朽木片或软烂成泥状态,交错堆叠互相粘连。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已有十多万枚简牍通过抢救性修复重获新生,但全国范围内仍有数以万计“排队”等待保护修复,这一工作面临多重难题。

## 数以万计简牍“排队”等待保护修复

简牍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这个时期正值我国历史嬗变的重要时段。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认为,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简牍比传世文献更具特别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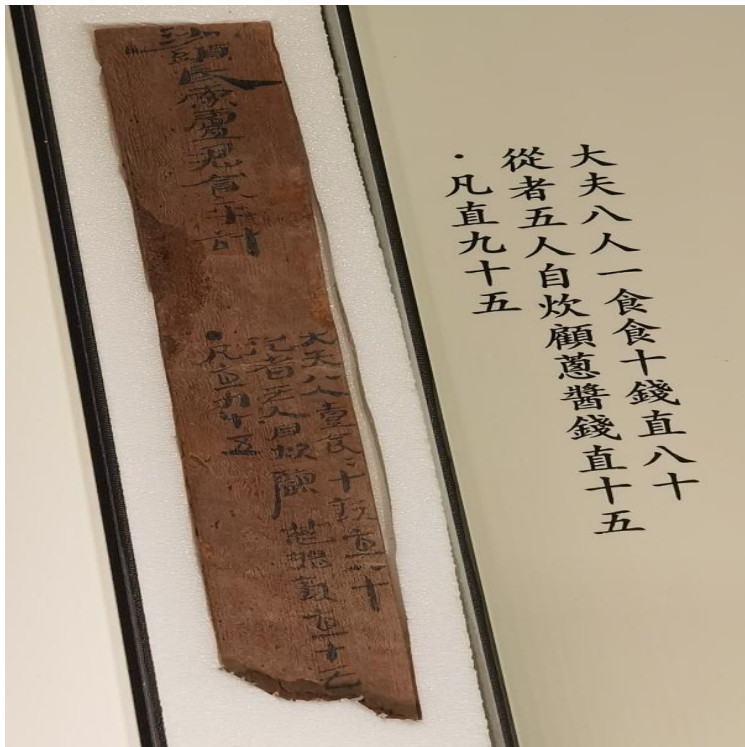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学生王瑞霖每周都参加学校与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读简班”,在他看来,简牍再现了很多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比如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中记载了边关小吏餐食、账目甚至挨骂的故事。这让历史充满了温度。”他说。

目前,我国发现的简牍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甘肃三省。其中西北地区出土的基本为“干简”——由于出土气候常年干旱,简牍早已自然干燥,后续保护主要考虑温湿度和空气环境;而南方地区出土的多为“饱水简”,存在糟朽、残缺、开裂、变形变色、微生物侵害、盐类病害等多种问题,保护修复更为复杂。

国内简牍修复领域实力最强的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近年来累计完成13万多枚竹木简牍的脱水工作,饱水简牍修复量占全国90%以上,但仍有37000多枚简牍在“排队”等待修复。

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绍,简牍保护包括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燥定型、粘接修复等步骤,中心及其设立在长沙、兰州等地的7个工作站每年能为7000枚竹简进行脱水保护,消化现有存量需要将近6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简牍保护实验室文保人员张晓英说,修复只是简牍保护中的一个环节,研究院待采取保护措施的数量约14000枚,实验室每年只能完成约2000枚简牍的保护工作。由于研究院同时承担考古发掘工作,除了保护已出土简牍,还要随时“迎接”新出土简牍,简牍保护修复时间进一步拉长。



▲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出的文物。 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3月9日摄

## 专业人员少、修复难度大

记者采访发现,大量简牍等待保护修复的背后,一方面是近年来简牍大量集中出土,存量激增;另一方面,简牍自身特性决定了其保护修复难度大,专业简牍修复人员缺口也相对较大。

记者梳理发现,近些年,多地出土大量简牍。2021年,荆州王家嘴墓的楚墓中发现3200余枚战国简牍;2023年,湖南郴州渡头古城遗址发现1万余枚吴简;2023年底公布的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战国竹简3900余枚。

“近三四年各地出土的简牍数量,可能超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总和,有的地方一次性就出土了上万枚。”方北松说,原有存量等待修复,增量集中出现,加剧了“排队”现象。

专家介绍,除了存量多、增量多,简牍自身特性也给保护修复工作带来诸多挑战。

“‘饱水简’长期泡在地下饱水缺氧的环境中,出土后如同煮得软烂的面条,氧化后迅速变黑,字迹常有脱落,且碎片数量巨大,保护难度极大。”方北松说,简牍保护修复每一个步骤都要细心操作,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简牍上的文字。

记者在荆州文保中心看到,工作人员熊佳和同事正在对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简牍进行清理,每人面前一枚浸泡在纯水中的竹简,用细笔小心轻扫简上的泥土。“一枚简通常需要清理一整天。”熊佳说。

除了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燥定型、粘接修复等步骤,还需进行红外扫描、数据采集、文字隶定等操作,

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与此同时,专业简牍修复人员相对有缺口。

荆州文保中心简牍项目负责人史少华近日赴云南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同修复云南河泊所出土的15700多枚木牍,预计到2027年全部完成。“算上各地文保工作站和地方法派来荆州文保中心跟班学习的文保人员,只有20名专业简牍修复人员,人手比较紧张。”他说。

由于专业简牍修复人员少,一些地方抽调人员协助进行简牍保护修复。

在简牍出土大省湖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是承担湖南省简牍文物发掘、保护、整理研究工作的主要科研机构。目前该院共有4名常驻简牍保护人员,还临时抽调了2名保护人员和1名专业摄影师协助工作。

## 多措并举让简牍焕发时代光彩

多位专家表示,简牍保护修复还应进一步从技术、标准、人才等方面入手,多点发力,让凝聚祖先智慧、民族历史的鲜活史料焕发光彩。

针对当前存在的简牍“排队”等待保护修复现象,受访专家建议,提高简牍保护的数字化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技术的更新迭代对简牍保护修复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使用的保护技术,结合了物理、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相应扩展。”史少华说。

记者采访发现,近几年各地文保单位已经探索创新一系列措施,成果显著。

2021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简牍进行数字化保护,通过高精度三维拍摄建模,将包含简牍材质、形制、文字在内的所有信息转化成数字化信息。

荆州文保中心探索出采用连二亚硫酸钠作为脱色主试剂、十六醇作为脱水填充材料、运用计算机绘图及测量技术等保护修复方法。“有一些简牍送来时已严重变形,但经过我们的修复,无一枚毁坏,迄今都保存良好。”方北松说。

据了解,简牍的保护修复和整理研究还没有统一标准。专家建议,邀请权威专家集体论证,制定全国性的标准和工作规程,明确责任主体,设定修复期限。

不同于青铜器、金银器等文物,简牍往往内容晦涩难懂,研究群体范围小,被称为“冷门绝学”。随着国家扶持力度加大,各地高校持续加大简牍学人才培养。但目前,高校培养的相关人才仍以简牍研究为重点,简牍保护修复人才不足。

“文物保护本是小众领域,简牍的保护修复更是小众。”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副主任常燕娜建议,进一步加大相关人才培养,注重学科交叉,统筹简牍学、文物保护、化学等领域的人才,同时优化博物馆保护研究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

“修复与保护不是最终目的,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展示利用才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简牍保护是第一步,更需对简牍进行深度挖掘,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精神,释读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动。



▲甘肃文博服务中心文物修复师李媛在清理待修复的简牍。 新华社记者 陈斌 2023年10月26日摄